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續紅樓夢新編

第一回 證仙果帝廷受職 敦婦道助府持家

前部《紅樓夢》所說，通靈寶玉已被渺渺真人、茫茫大士攜歸大荒山，安置於青埂峰下，還其本然，幾無聲臭。誠為打破情關，跳出欲海矣。獨是敷文位號，既經人主敕命，自不安於鈍頑。想當年冷協律、張三丰諸山人，積行累功，必受王言親敕，始能飛身金闕，名列仙班。即如世間只草微木，偶蒙藻鑿；孤峰剩水，倘遇宸游，皆令雲霞生色，風日增榮。土之所以伏處衡茅，不甘自棄，惟期一日之知，從王珥筆，而揚於王廷者，此賢之貴不家食也。卻說通靈寶玉既歸本地，殊覺誕安閒，毫無拘束；但其封號早被值年使者申奏上帝，遂奉金旨一面，令長庚星持節下召敷文真人，赴闕受職，並一面宣梓潼帝君，確勘賈寶玉一生功過，據實覆奏。

不一日，即經梓潼帝君查得：「寶玉惟有情癡，並無淫惡。結璃而全椿萱之命，登第而紹堂構之光。處溫柔之地而不泥，居錦繡之鄉而不染。待人無偽，馭下能寬。允宜褒嘉，無忝厥職。」上帝聞奏甚喜。正降旨錫封間，又值功曹持符奏事：「查得敷文真人妻室薛寶釵，在家奉母，克盡其心，待兄曲全其義。及於歸後，仰體公姑，和睦姊妹，靜守女箴，克嫻婦道。理合篤賜麟兒，以慰柏舟，以光閨闈。」上帝准奏，因命金童玉女暫赴塵間，完此善果。仍將通靈寶玉付金童手內，另成一番事業。配以天然如意，交玉女持向人寰，選吉日良時，將九霄仙樂送與積善人家。當經仙姥遵送不題。

寶玉既受敷文真人之識，遂隸梓潼座下，宣理文衡，稽查善惡，名位幾與茅葛旌陽諸真人相頡頏。絳闕逍遙，不羨浮榮於人世矣。再說林黛玉，結繭春蠶，一靈不昧。喜隨警幻仙子，代懇瑤池王母，轉請帝命，即受瀟湘仙子果位。因其薄有口過，令同警幻仍回幻境，再經一劫，加意勤修，始證仙果。此亦表過。

如今專言榮國府賈政，自遇寶玉，歸家後將家務整理，因與王夫人相約：治外者治外，治內者治內。靜處守制。寧國府產業蒙恩給還，不用兩處照應，也省一番心力。惟是人不能出，與賈璉再四商約，並喚管家林之孝，在書房將現存房地逐一打算，實有顧此失彼之虞。自己補官尚需時日，更屬遠水難解近渴。悶坐無聊，遂一徑走至王夫人房內。

王夫人連忙讓坐，正值思念寶玉，不覺涕痕在面。賈政歸坐，遂用言語解勸一番。因語及：「老太太在日，制春謎，開夜宴。曾幾何時，而風流雲散，皆成往事。人生白駒過隙，尚宜自愛。何因一寶玉而不能看破，稍為排釋呢？」王夫人說：「我亦不為寶玉。因見家事紛如，毫無頭緒，而日用太繁，又恐一時後手不接，將來不知伊於何底。」王夫人此言，正觸賈政心緒，轉覺相對默默。玉釧捧過茶來，賈政才用手去接，忽聽簾櫳聲響，李紈同寶釵走進房來請安。王夫人即令在旁邊椅上坐了。賈蘭亦隨後跟人，當向賈政、王夫人請過安，即在一旁侍立。

賈政驚見賈蘭，念及寶玉，亦覺情動。因轉念賈蘭矢志讀書，少年已側賢書，將來前程遠大，可繼書香，不覺變憂為喜。遂將近日功課問過一番，更勉其上奮奮志，好搏春闈一第。不可自懈，尤不可自滿。賈蘭連聲即應道：「是。」王夫人因向李紈說：「蘭孫實在可愛。」因命彩雲將手盒所存鵝油雲卷及到口酥茶點取了兩樣，遞給賈蘭，令在側首一張桌上自吃。賈蘭連忙接碟在手，打了一千，方才轉身過去。

王夫人便將才與賈政所說之事，訴與李紈、寶釵，並相商做何處置方為妥善。李紈為人長厚，前與探春曾經管理家務，久知此事難於為力，而其平日本無出人頭地見解，王夫人亦所素知，當下李紈默然無語。

賈政因向寶釵說：「你大嫂子為人謹飭，才非肆應。汝在家時辦理一切家政，井井有條。我亦知你此時心緒實在不寧。然珠兒已故，寶玉又遁跡隱去，現在家事叢集，你於此時，何不出一言片語，排擋家內未了諸務，寬我兩口老懷，則以婦作兒，何所不可。你毋存心，因你大嫂子無言，遂袖手默坐，如秦人之視越人，我心更著急了。」

寶釵一聞此語，連忙站起身說道：「媳婦年幼，有何知識，但見到之處，亦不敢過於隱昧……」

原來寶釵心地超脫，識見老成。自寶玉走後，雖哭迷數次，後念遺腹在身，暗仿古人胎教，時刻自愛，不肯過悲，以傷其體。每見家政廢弛，賈璉刻削於內，而任事家人無不濬利於外。且人口冗煩，應酬散漫，徒仗借貸以補不足，漸至所人為利債盤折，幾不能於支持，則將何所收拾，胸中早有成見，欲候王夫人閒時稍露其意，尚未出口。適值賈政今日指名問及，並將李宮裁一層代為出脫，事關切己，當即站起，前一步，說未數句，王夫人仍命寶釵坐下，徐伸議論。寶釵當即歸位坐定，因說：「媳婦年幼，有何知識？老爺太太如此吩咐，有見到處，何敢隱昧。不過隨口說來，可行可止，仍求二位大人主裁教訓才好。」賈政一聞此言，便說：「你只自言所見，何用如此迴護，你便說罷。我及你姨娘聽了再行斟酌。」遂叫彩雲：「先倒茶給你兩位奶奶喝。」彩雲即倒兩杯茶來，李紈、寶釵接了喝完。

寶釵遂開口道：「我們家世向承祖蔭，庫內原有厚藏，不拘任用，皆可有盈無絀。數十年來，今非昔比，而一切章程由舊，兼辦多少大事，是以人不能出。最吃虧處，總由支付一時出於借貸，一經重利盤剝，而經手下人只知肥己，不知顧上，漸漸支持不住，亦勿怪老爺及璉二哥著急。但徒事焦燥，何益於事？為今之計，第一件事先點虛名而歸實用。可將庫內現有多少存銀，及每年應支銀俸，並各莊上所進糧食折銀若干，通盤算定。首將利款做何歸楚，倘有盈餘，應做如何存鋪生息，以補日用之不足，此是第一要務；嗣後再將家人口數，應存何人，應放何人，及各房中伺候丫頭、老婆子，存三四人或二三人，其餘皆可令其另尋生理。大觀園內出產甚多，探春妹子同大嫂子所定甚是合宜，須得妥人經理。一則嚴緊門戶，再則薄有出息，可供各房月費之助。東府中有邢太太及尤大嫂子做主，再做一層計議。至於現在家人，包勇直梗有膽，大觀園一帶即可交伊總理。林之孝、李貴兩人皆曉事守法，令管大門，似亦妥當。據媳婦意思，可將對牌赴庫一節蠲了，有銀到庫，可立支房，即交璉二哥經理，應著何人管辦，即憑璉二哥遣派，設有錯誤，惟璉二哥是問。內派李大嫂子，平二嫂子及媳婦，亦可與其事，經辦一切出入應酬事件。廚房可設一處，即著柳家總司。一應買辦，皆責周瑞董其成，十日一結帳，總聽璉二哥銷支。其餘所存，成房家人，每月計口與糧，其柴並菜錢多少，任伊關出，自為樽節費用。各房丫頭、老婆子，即在各房分例派出，其飯食則赴大廚房支領。至於外頭酬應，老爺亦當與璉二哥及管家林之孝通長合算，其無益處更宜節省。賈環兄弟漸大，宜派人伺候。惟蘭哥讀書，月費六兩，實不敷用，當為增益。再惜春妹子月例，亦不可減。櫳翠庵香燈月費在咱府內，亦不可裁。鐵檻寺可減半支送。其餘大概，若水月庵等處廟中例費，毫無所益，似當盡行免掉，可節糜費。媳婦所見如此，聽二位大人裁處。」

寶釵每說一段，賈政及王夫人、李紈皆點頭贊好。統候說完，賈政滿心歡喜，毫無愁態，連連誇道：「吾兒小小年紀，」，何能有此才略。所論之事，無不酌理准情，悉合機宜。我今即喚你璉二哥到書房，查明所人實數，再來與你商量。」寶釵接口道：「還有一事，亦當議辦。此時臘初，離年甚近，不可不急為打算，設到臨期，又費挪處。」賈政已起身外走，遂連聲說好，便向王夫人說：「汝即擺飯同兩媳婦及蘭哥吃罷。我在書房同程相公、璉姪另要一桌，汝不必候了。」說著，玉釧即打起暖簾，走出去了。王夫人仍在房中與李紈、寶釵商量前事。想起大觀園分段經營，記不真所派何人。李紈一時亦想不起。

只見平兒領著巧姐從外進來。王夫人看見巧姐已十一歲了，身量卻不甚高，長得苗條好看，模樣兒亦與璉二奶奶相近，粉白甜淨，實在可喜。身上穿件藕色素綢皮襖，青綢比甲，頭戴臥兒兔，露出新留短髮。進得門來，先替王夫人說：「請太太安。」即轉身向李紈、寶釵通請了安，又問蘭哥哥好。王夫人想起鳳姐，遂即摟在懷中說：「你可好麼，從外頭來冷呀不冷？」就手即抱上炕去坐了。便就叫玉釧拿果子倒茶，給巧姐吃，一面便叫平兒坐下，說了幾句閒話。

王夫人想起管大觀園的人來，即笑著問平兒道：「你來得很好，我正要叫人問你去呢。」平兒不知何事，連忙問道：「太太有何吩咐要問平兒？」王夫人遂將寶釵所議，備細說了一遍。「因一時想不起管大觀園的人，你可記得嗎？」平兒說道：「此事恍惚

記得，稻香村一帶是老田媽，蘅蕪院一帶是葉媽管的。太太問問探姑娘，想必記得；」寶釵此時也想起了，說道：「這話不錯，當日探妹妹派人時，媳婦曾亦聽過，怎麼一時就記不得了。」正說著，老婆子回：「飯已好了，請太太示下，吃也不吃？」琥珀進來問了一聲，王夫人說：「就在靠炕放桌子擺飯，我與諸位奶奶及蘭哥、巧姐一塊兒吃罷。」

不一時，將飯吃完，漱了口，坐著正講閒話，只見小辦進來，向平兒說：「璉二爺找奶奶要什麼皮襖哩。」王夫人就叫平兒領著巧姐去了。

又見探春拿著他家周總制的書進來，對著王夫人道：「這是女孩兒家的平安書信，才二叔處著人送來，稟太太聲，好放心。」王夫人遂問：「你公公、你女婿好？」並問：「書中可說及邊海近日可曾寧靜，你公公何日差滿，可回京來？」探春道：「書內只說諸事平安，邊海上事倒無提及，亦未說何日可差滿回京的話。」王夫人便問：「你吃了飯沒有？」探春道：「我同史姐姐一同吃的。」李紈便要起身，寶釵遂亦起來說道：「我出來時備了一壺好茶，尚未沏上，大嫂嫂、三妹妹何不到我房中坐坐，品評此茶身分。」探春聞聽即說道：「好。」帶著小螺，即邀李紈一同過寶釵這邊來。蘭哥兒要回家去讀自己的書，便各自走了。

李紈、探春、寶釵三人，說說笑笑，不多時即到寶釵院裡。雪雁連忙掀高簾子，遂同進屋來坐下。寶釵即吩咐柳五兒，將備下這壺茶用錫銚烹起乾淨水來，並著雪雁請史姑娘來一堆兒品茶。探春說：「這茶在茶葉好，尤在水的火候得宜，分外好吃。」李紈說：「可不是，咱家不又出了七盞通仙的高人了。」

大家正說笑著，茶已熟了，剛剛沏在宜興壺內，雪雁掀簾，史湘雲從外笑著進來，說道：「這才是咱們姊妹，有壺好茶亦不肯偏我。」李紈、探春、寶釵聽得，連忙站起讓坐，大家一同坐下。鶯兒用茶盤將所沏的茶，同柳五兒一盤兩杯，送到四位面前。未曾去喝，聞得一股清香，看其顏色，卻甚淡淡無奇。湘雲說：「這茶真是好茶，較龍井味尤覺高些。」李紈亦甚贊好。探春說：「二嫂子若不因此茶很好，怎肯請我們這些難說話的人來嘗茶。」寶釵說：「這茶葉雖細，年已陳了，未必好吃。姑娘嫂子們請將就著罷。」姊妹們大伙說笑不題。